

<<红香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红香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718785

10位ISBN编号：780171878X

出版时间：2006-11

出版时间：大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王小天

页数：29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红香>>

内容概要

同州城的首富之家鹿侯府无人传后，十七岁的红香因而从以借腹生子闻名的榆林寨到了鹿家。亲生骨肉生下后，红香被赶出鹿侯府，在回寨的路上遭土匪劫持，继而又被卖入勾栏。当她再次遇到孩子的真正父亲葛云飞时，却已被其遗忘，心灰意冷的红香刺破自己的半边面容，嫁给了水果小贩。

然而不幸并未离她远去，女儿家惠于无知中弑兄，活在阴暗的童年中，长大后又又在不知情中与同母异父的兄长鹿恩正产生了感情。

一次飞来横祸结束了这段不伦之恋，红香的亲人只剩下永不曾相认的儿子。

相望数年却未发一言后，母子相继死于尿毒症。

<<红香>>

作者简介

王小天，男，原名姚利红，自由职业者，曾策划主编图书数部，出版长篇小说《樱桃》（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），其超然大气的文风、睿智深刻的行文风格为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，相继被邀请在南开大学、湖南商学院、中南大学、福州大学等高等院校演讲交流，曾先后被《武汉晨报》、福建教育电视台、长沙电视台、天涯社区等媒体专访，被多家媒体誉为继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路遥之后，陕西文坛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章节摘录

第七章1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十年弹指而过。

鹿恩正十岁的时候，在育红小学读小学五年级，他长得挺拔而白净，头发松软而乌黑，经常穿着白色衬衫，神态静谧而文雅，这往往使得他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。

育红小学的师生都知道鹿恩正，因为他不仅是五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，更关键的是，他弹得一手好钢琴，在同州市钢琴比赛中获得过少儿组的第一名。

这一年，鹿家发生了两件大事，第一是鹿家大少爷鹿书正从军队上转业回来了，做了同州市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；另一件大事就是，鹿侯爷把鹿家旗下所有公司商铺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国家。

在捐赠鹿家财产的事情上，福太太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。

福太太说：“鹿家没了产业，不就等于一无所有了吗？”

“解放后，鹿家的家奴和丫鬟绝大部分已被遣送回家，只留下了一些无家可归的老残之人。

福太太看着破败得毫无生息的鹿侯府，难过得茶饭不思，她说：“我们已经把大多数股份都捐了出来，难道老爷必须得全部捐出来吗？”

“苍老孱弱的鹿侯爷坚定地点了点头，管家吴让便带着鹿侯爷的命令转身走了出去。

吴让的步履看起来颇为沉重和迟缓，他想着这也许将是他最后一次为鹿家办差了，心里不免泛起一股忧伤。

鹿书正对父亲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赞许之词。

鹿书正说：“人民政府提倡自力更生，反对剥削压榨，我们鹿家当然应该做同州富商的表率，而不是拖时代的后腿。

”鹿侯爷木然地看了一眼大儿子，冷漠地说：“从乾隆年开始，鹿家无论在哪个时代，都不会走在时代后面的。

你放心。

”鹿侯爷对这个大儿子始终表现得不冷不热，与此同时，鹿书正也对他的这个资产阶级富有家庭保持了足够的距离。

鹿家大少爷鹿书正是同州的传奇人物，在从抗战到解放军进入同州城的十几年时间里，他的名字屡屡被人提起，而且每每总是闪烁着神秘和禁忌的光芒。

同州百姓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表情总会呈现出难得的激动。

他们说：鹿家的祖上肯定是积了十八代厚德，要不然他们的命脉也不会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不见尽头。

在大家都以为鹿家的江山就要被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所淹没的时候，鹿书正却以同州市副市长的身份出现了。

伴随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关于他的许多奇闻轶事，而最具传播力的一件事情就是，鹿书正其实一直就呆在同州城，他作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未离开过这里，鹿书正为人冷漠和理智由此可见一斑，而将他的这种性格展示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则是，数年前轰动同州城的鹿氏珠宝店被抢劫的策划和实施者竟然也是他。

多年后鹿书正以及他的革命朋友亲口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，解放后的《同州晚报》曾对此作过详细的陈述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鹿书正的照片就经常占据着这份报纸的头版版面。

鹿书正从鹿侯爷的房间出来的时候，他看见福太太正坐在花坛前的藤椅上垂泪。

鹿书正看到这个美丽的女人已经显出衰老之容，头发花白腰身发福。

在他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鹿书正能够感觉到她对他的敌意，那敌意里包含了无望、悲伤以及惶恐。

不远处的房间即是鹿家小少爷鹿恩正的琴房，悦耳的钢琴声如流水般从那里倾泻而出，流淌和缠绵在整个庭院上空。

鹿书正在琴房前停了一会儿，透过门缝他看到了他那名义上的弟弟，他看到了他瘦削的脊背以及随着琴声摇晃不止的脑袋。

<<红香>>

鹿书正对自己的随从干部说：“我的弟弟天生是个少爷，浑身都带着资本家的毛病，我迟早要让他接受一下无产阶级的先进教育。”

”鹿恩正对声音的敏感程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在鹿书正走后，他回过头对站在旁边的老丫鬟冯姨说：“我的哥哥刚才说我有毛病。”

”冯姨莫名其妙地朝屋外看了看，说：“大少爷在市政府呢，哪来的工夫回家？”

”鹿恩正却坚定地说：“他肯定来过，我听见他的声音了。”

”冯姨莫名其妙地看看院子，说：“我什么也没听见。”

”鹿恩正每天中午要弹一个小时的钢琴，这是福太太定下的规矩。

福太太为小少爷请了同州大学音乐系的年轻老师唐小姐做钢琴教师，每个星期来鹿侯府上一次课，其余时间则由冯姨陪着他练琴。

冯姨喜欢小少爷那双白白嫩嫩的小手，她觉得那真是双富贵的手，手指修长白皙，指甲盖红润圆滑，就如大家小姐的手指一样。

一个小时到了后，福太太的哑巴丫鬟莲儿就会来提醒冯姨，小少爷该去上学了。

于是鹿恩正便停止了弹奏，在冯姨的陪送下去上学。

鹿家的小汽车还在，可是鹿侯爷却不准任何人使用它，先前他叫吴让把汽车放在库房里封存起来，这次便干脆和鹿家的产业公司一起捐了出去。

冯姨只得坐公共汽车送小少爷去学校。

从鹿侯府到育红小学时要经过水果街，然后从那里上车只有一站路，过两条街道就到育红小学了。

这天中午鹿恩正经过水果街的时候，一个和他同龄的男孩在拐角处和他迎面相撞，他被撞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

冯姨对着慌张逃开的男孩骂道：“瞎了眼睛吗？”

跑这么快。

”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从水果街跑了出来，她边跑边大声喊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哥哥他抢了我的奶糖。”

”一个穿着破旧秋衣、头发凌乱得遮住了半边脸的女人从后面追上来，拧着小女孩的耳朵把她拖了回去，女人说：“不就是几块糖吗，你连块糖也舍不得给哥哥吃吗？”

真是吝啬的小贱货。

”冯姨用鄙意的口气对鹿恩正说：“小少爷，这些人真是恶心。”

”鹿恩正则说：“她在教训自己的孩子，不过她不应该拧她的耳朵。”

”“小少爷别理他们，这些小市民都是这样的。”

”冯姨说。

如今的水果街已经没有水果摊了，除了一家较大的国营瓜果供销社之外，这条街已无任何东西和水果有关了。

没有了道路两旁的水果摊和水果小贩们的叫卖之声，冯姨多多少少觉得有些空落，她朝空荡荡的水果街望了一眼，动作迟缓地走上了公共汽车站台。

因为正是中午上班时间，公共汽车上已经没了座位，一个胸前佩戴着大学校徽的小伙子为冯姨让了座位。

冯姨却对鹿恩正说：“小少爷您坐吧。”

”鹿恩正坚决推辞了，他颇为怨怒地说：“母亲叫你在外面不要叫我少爷，你总记不住。”

”冯姨连忙红着脸朝四周看了看，不好意思地坐到了那个座位上。

育红小学是同州市最好的小学，这里不仅有同州最好的老师，更重要的是同州市委市政府的子弟基本上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的。

市政府家属院就在学校隔壁的街道上，鹿家大少爷鹿书正和他的妻子陈然就住在那里。

这一天，冯姨刚好看到了鹿书正的吉普车从小学门前的马路上开过去，冯姨兴奋地说：“小少爷，你看，大少爷的车。”

”鹿恩正又一次严肃地说：“冯姨，你又叫我少爷了，你应该叫我恩正。”

”冯姨迈着细碎步子跟在恩正后面，小声地说：“我还没习惯这样称呼小少爷。”

<<红香>>

” “你又来了。

” 鹿恩正憋着脸说。

冯姨连忙说：“老奴知错了。

” “你也不准自称老奴，我们老师说这是新社会，人人平等。

” “我知道了，人人平等，小少爷。

” “冯姨，你又忘记了，你再忘记我就不叫你送我了。

” “我会记住的，不过人老了，记性就不行了。

” 在育红小学的大门口，鹿恩正对冯姨说：“冯姨，你回去吧。

” 说完就跨过了校门边的黄线，消失在了学校的林荫小道上。

直到再也看不见小少爷的影子，冯姨才转过身往回走，她实在想不明白称呼少爷有什么不对的。

冯姨舍不得花钱坐公共汽车，她总是步行回鹿侯府，反正在漫长的下午时光里她也无事可干，还倒不如把时间消磨在走路上，她的脚步总是显得慵懒而迟缓。

下午的街道并不热闹，因为人们都在办公室或者工厂车间里上班。

新社会百业待兴，人们都在忙于建设祖国。

冯姨感觉不到阳光的热度，只感到小脚脚跟一阵一阵的疼痛，她的脚跟已经疼了好几天了。

冯姨想，脚跟可能长鸡眼了，这鸡眼在她的脚跟已经潜伏了大半辈子了，现在才长出来。

冯姨拖着疼痛的脚路过水果街的时候，看到水果街街道委员会的两名老太太正在巡逻，她们的胳膊上戴着红布袖章，冯姨经常看见她们，所以她很含蓄地朝她们点了点头。

一名老太太也朝她含笑点头，她看着冯姨的走路的姿势说：“大姐，你长鸡眼了吧？”

” 冯姨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是呀，疼得受不了，没法走路。

” 另一名老太太则立即说：“大姐，治鸡眼我有办法，用蓖麻籽治，很灵的。

” 冯姨说：“用蓖麻籽怎么治？”

” 老太太说：“你把蓖麻籽用铁丝串起来再火伤烧，烧去外壳出沫时，趁热敷在鸡眼上，三次之后就保证大姐你保证痊愈，我们家老头子以前长鸡眼，只敷了两次就治好了。

” 老太太说话的时候，下意识地看着冯姨的脚。

这时，冯姨就又一次看见了刚才的那个小男孩，他弯着腰跑了过来，怀里揣着一包东西。

冯姨看着小男孩迅速地绕过水果街，躲到公共汽车站台的后面去了。

冯姨说：“那孩子一定偷了家里的东西。

” 红袖章老太太警觉地朝站台的方向看了看，然后说：“大姐你说的是家宝吧，这孩子是水果街最调皮的家伙，他怀里肯定揣着什么吃的，他就是好吃。

” 另一个老太太也说：“他一定是偷了他奶奶的点心，只可惜家宝的奶奶常年卧病在床，舍不得吃那些点心，全让这兔崽子偷吃光了。

” 冯姨疑惑地看着躲在公共汽车站台后的男孩，眼睛中闪过某种不易觉察的暗光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水果街的孩子都翻了天了。

” 两位红袖章老太太不愿意听到别人对水果街的微辞，她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冯姨，然后不声不响地走了，继续她们的巡逻事业去了。

冯姨在她们身后小声说：“水果街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水果街，全是烂水果的味道。

” 一连几天，鹿恩正和冯姨都能在水果街看到迅速跑过去的家宝。

自从冯姨知道了他叫家宝后，每次都会无意地多看他几眼。

那孩子长着一张清瘦而苍白的脸，眼睛很大，鼻梁高高的，嘴巴下面有一颗很小的灰色的痣。

鹿恩正觉察到了冯姨在注意那个小男孩，他说：“冯姨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” 冯姨就说：“我不认识了。

我在看他手里拿着从他奶奶那里偷来的点心。

” 叫做家宝的男孩发现了冯姨在看他，调皮地向她吐了吐舌头，然后把一枚石子朝她扔过来。

冯姨大声喊道：“兔崽子竟然敢向鹿家的小少爷扔石头。

” 冯姨的声音引出了那天的小姑娘，小姑娘站在街道的水沟旁对着屋里喊：“妈妈，哥哥被人欺负。

” 那天曾经看到过的女人从屋里走了出来。

<<红香>>

她上身穿着破旧的粉红色秋衣，下身是灰色的绒裤，灰黄的头发凌乱而蓬松地遮挡了她半个脸。

冯姨对女人说：“家宝是你的孩子吧？”

”女人点了点头。

她点头的时候，垂下来的头发就全部遮盖住了她的脸，没等冯姨回过神来，她就冲向了公共汽车站台后的小男孩，叫家宝的男孩被掐着脖子带回了家。

鹿恩正接着就听见屋里响起了一阵劈劈啪啪的声音，他猜想，家宝肯定是受到了母亲的体罚。

冯姨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：“水果街这些人，都没文化，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，就知道打。”

”冯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停留在依然站在水沟旁的小姑娘身上，小姑娘咧开嘴很天真地对着他们笑，她的面庞俊俏而干净，脸上生着两个浅浅的小酒窝。

她仰着头对冯姨说：“老奶奶，我叫家惠。

”

.....

<<红香>>

编辑推荐

百年侯府，理不清红法恩怨；千年古城，道不尽浮世沧桑。
迷雾中，但只见世态炎凉；爱与恨，终落得为情所伤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